

# 铁心跟党走

■宋海峰

## 红色记忆

南昌的7月，阳光炽烈。徜徉在南昌起义贺龙指挥部旧址，我的思绪被带回打响“石破天惊第一枪”的红色岁月。

贺龙指挥部旧址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子固路165号。1927年7月下旬，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20军来到南昌后，将指挥部设在这里。

大厅陈列着泛黄的贺龙党员登记表复印件，字里行间写满对党的忠诚。登记时间是1938年11月。在登记表“房屋、现金各多少”一栏，贺龙写道：“什么都没有了。”“在工农军各界有什么社会关系？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怎么样”一栏，贺龙写道：“以前的社会关系，参加革命都不来往了。”

这张登记表，将贺龙铁心跟党走的光辉形象定格在天地之间、铭刻在人们心中。

—

1927年8月1日，南昌城头的一声枪响，宣告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。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，为何在大革命失败之际，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，不为高官厚禄、威逼利诱所动，宁愿穿草鞋跟随共产党闹革命？

贺龙早年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斗争，几经起落，始终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。五四运动后，贺龙接触到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，心中燃起炽热的革命火焰。

“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，碰到过各种主义，选择来去，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从此以后，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……”

北伐战争中，贺龙对共产党的态度日益明朗，欢迎共产党人帮助改造部队，通过军事行动与工农运动相结合，着力提高官兵思想素质、激发战斗热情。当时，中共中央规定，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

高级军官入党。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虽然暂时未能实现，但他对党由衷崇敬。

1927年春夏，蒋介石、汪精卫先后发动“四一二”“七一五”反革命政变，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。在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，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。

我伫立在贺龙指挥部旧址大厅内，耳畔仿佛传来1927年7月17日贺龙在第20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慷慨激昂的讲话：“现在，革命到了危急关头，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：第一条是解散队伍，回到家乡，这条路行不行？不行！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、汪精卫去反革命、屠杀工农兄弟，行不行？不行！第一条路是死路、自杀的路，第二条当反革命的路，也是自杀的路，我们能不能走。”贺龙接着说了第三条路：“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，就是刀架在脖子上，也绝不走这样的路。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，坚决走到底！”

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征求贺龙对南昌起义的意见时，贺龙激动地说：“感谢中共中央对我的信任，我只有几句话，赞成！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挥。”贺龙的铮铮之言，展现出他立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的初心。

贺龙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真理，就坚定地跟党走。无论革命处于高潮还是低潮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他都对党忠诚、矢志不渝，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：“贺老总有三条：对敌斗争坚决；对党忠诚；联系群众。”

二

贺龙指挥部旧址大厅的油画《九江市甘棠湖小船会议》，呈现了贺龙临危决断的场景。

南昌起义前夕，敌人已经在风吹草动中有所察觉。汪精卫、张发奎等企图

以开会的名义将贺龙、叶挺召集到庐山，解除他们的兵权，将已燃起的革命火焰一举扑灭。恰在这时，第4军参谋长、中共秘密党员叶剑英得知内幕。1927年7月24日，他急忙从庐山赶到九江，与贺龙、叶挺、高语罕、廖乾吾等人在九江市区甘棠湖的一只小船上紧急磋商。

贺龙后来回忆说，会议最后决定了3件事情：“第一，他们问我去不去庐山，我说不去，他们同意了，并说这样很好。第二，张发奎命令队伍集中德安，我们研究不到德安，开至牛行车站，到南昌去。第三，叶挺的队伍明天开拔，我的队伍后天开拔，我的车皮先让给叶挺。”

正是贺龙的坚定态度，才使得“小划子会议”议定，贺龙、叶挺不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，按照既定计划，部队迅速向南昌开进，确保“石破天惊第一枪”顺利打响。1927年7月27日，贺龙、叶挺率领部队开进南昌，并根据敌军的分布情况，选择有利于起义的地点，分别驻扎下来。

贺龙指挥部旧址的会客室，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。窗外树木葱郁，室内质朴静谧，沙发、圆桌、茶具按原样摆设。1927年7月28日，当第20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、共产党员周逸群把周恩来同志带到会客室时，贺龙急忙迎上前去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周恩来开门见山把前敌委员会研究的南昌起义计划讲了一遍，然后问：“贺龙同志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“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命令，党要我怎么办，我就怎么办。”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，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，并派刘伯承前来协助贺龙拟定具体作战计划和指挥战斗行动。

三

贺龙指挥部旧址的展板上写着：1927年7月31日下午，贺龙在这里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，进行战斗动员和部署。

“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起革命的旗帜，反对反动政府，打倒蒋介石，打倒汪精卫！愿意跟共产党走的，可以留下继续一起革命，不愿意的也可以走。”贺龙

铿锵有力的话语，至今仍震撼心扉。

根据作战部署，第20军负责主攻敌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，解决城东顺化门外大校场一带的第9军，占领城北牛行车站。

1927年7月31日晚9点多，突然传来一个副营长叛变、并向敌人泄露起义时间的消息，指挥部作战室的空气瞬间凝固。贺龙明白事态的严重性，起义计划泄露，意味着起义有失败的可能。他立即骑马飞奔赶到江西大旅社，向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报告。周恩来当机立断，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小时。

正当我在贺龙指挥部旧址的墙壁上，细细查看当年激战时留在窗口的弹痕时，展厅内传来当年第20军官兵常唱的一首歌：“黑夜茫茫风雨狂，跟随弟兄（贺龙原名贺文常）赴疆场。流血身死何所惧，刀剑丛中斩豺狼。”昂扬激越的歌声，仿佛把我带到当年起义激战的现场。

因叛徒告密，敌第5方面军总指挥部已有所准备。战斗一开始，敌人便集中火力封锁鼓楼，切断起义部队的必经之路。站在指挥部石阶上的贺龙和刘伯承，指挥官兵爬上鼓楼旁边的居民屋顶，架起梯子，从侧面登上鼓楼，居高临下地打击敌人。经过3个小时激烈战斗，迫使敌人缴械投降。

天边泛起鱼肚白时，南昌城头已插满红旗。南昌起义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，也成为贺龙革命生涯的重要分水岭。

我在油画《周恩来主持贺龙入党宣誓仪式》前久久驻足。起义部队南下途中，贺龙在瑞金绵江中学一个教室里宣誓入党时的心声萦绕耳际：“过去没有参加共产党时，我带的军队是我的。今天，我加入了共产党，连我的脑袋都是党的，党要我怎么做，我就怎么做。”从此，贺龙完成了由旧军人向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，矢志践行铁心跟党走的誓言。

## 世相一笔

1941年冬天，长白山的雪下得特别大。雪片像鹅毛，又像棉絮，纷纷扬扬地落下来，把山峦、树木、岩石都裹进一片素白里。

在这片被雪覆盖的山林里，藏着12名衣衫褴褛的抗联战士。他们的棉衣补丁摞补丁，腰杆依然挺直。远处传来狼群的嚎叫，声音穿透风雪，在山谷间回荡。排长李大山蹲在一棵红松旁，把最后一块蘑菇塞进嘴里。那蘑菇万分难嚼，但他对自己的牙齿有信心，再难嚼的东西也不怕。他想起牺牲的杨司令——日本鬼子剖开杨司令的胃，里面只有草根和棉絮。

“排长，你说咱们能赢吗？”新加入队伍的战士张顺子问道。他只有16岁，脸上还带着稚气，棉衣破得不成样子，用草绳捆着几块兽皮勉强御寒。李大山没有立即回答。他望向远处被白雪覆盖的山峦，想起家乡的麦田。春天来时，那些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里，麦苗总会倔强地钻出来。他拍了拍身旁的红松树干：“看见这棵树没有？它的根扎在冻土里，但枝叶四季常绿，可存活多年。”

夜里，12个人挤在一个地窖子里。这是他们用雪块和树枝搭的临时住处，勉强能挡点刺骨的寒风。王铁柱把最后一点炒面分成12份，每人只能分到指甲盖那么大一撮儿。王铁柱把自己的那份推给李大山，李大山又转手给了张顺子。“这要是没有堆火就好啦！”张顺子将双手努力地伸进袖口，眼睛里闪着渴望的光。

“想得美。”一名战士压低声音说，“这要是生起火来，咱很快就被小鬼子发现。”

老刘挨着张顺子，坚定地说：“还用生火？咱们哪个人心里不燃着一团火呀。这是复仇的火，也是希望的火。”

忽然，外面传来脚步声。所有人立刻安静下来，手不约而同地摸向武器。

“是我。”来的是山下的猎户，姓赵。他背着破麻袋钻进地窖子，带来一股寒气。

“给你们送点吃的。”赵猎户从麻袋里掏出几个冻硬的土豆，还有半袋炒黄豆，“鬼子封山，就这点东西了。”李大山握住赵猎户粗糙的手，发现他少了根手指。

“前阵子被鬼子砍的。”赵猎户咧嘴一笑，“问我抗联在哪儿，我说不知道，就被鬼子砍了一根手指头。”

地窖子里沉默了片刻。张顺子突然哭了起来，眼泪在脸上结成冰碴。“哭啥？”赵猎户看着张顺子，“咱们中国人，宁可站着死，绝不跪着生。”

这年冬天，李大山带的队伍已从原来的12人扩充至37人。在一次战

# 扑不灭的火焰

■韩光

斗中，敌人一颗罪恶的子弹击穿李大山的肺部，鲜血不断涌出。王铁柱背着李大山跑了几里地，最后躲进一个废弃的炭窑。

“老王，放下我吧。”李大山气若游丝，“带着同志们……继续战斗……”

王铁柱跪在炭窑里，泪水砸在李大山的脸上：“老李，你坚持住！咱们说好了要一起看到把鬼子赶走的那一天！”

李大山艰难地从怀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照片——上面是他的妻子和女儿，3年前被鬼子的飞机炸死。他把照片交给王铁柱：“替我保管好。你们心头的火，可不能熄灭……”

埋葬好李大山后，王铁柱他们将复仇的怒火压进枪膛，越战越勇。

多年后，白发苍苍的王铁柱、老刘、张顺子，来到长白山上的烈士陵园。他们在李大山墓前摆上鲜花和那张泛黄的照片。

“排长，我们赢了。”王铁柱老泪纵横，“鬼子被赶跑了……我们心里的火焰没有在最寒冷的冬天熄灭……”

满头银发的赵猎户在两名少先队员的搀扶下，颤颤巍巍地走来。他认真地将一包糕点放在李大山的墓前：“这是我做的，是你最爱吃的。”

松涛阵阵，仿佛在回应他们的话语。远处，一群少先队员正在老师的带领下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圈，“铭记历史，振兴中华”的口号响彻云霄。

少先队员们胸前飘扬的红领巾，像一簇簇跳动的火焰，在这片曾经被鲜血浸透的土地上，继续燃烧着，永不熄灭。

# 再回簪洲湾

■阮红成

时，一块浮木被水流裹挟着撞向我，我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抱住它。

夜色如墨，咆哮的浊浪一次次劈头盖脸地砸下，漂浮的杂物不断撞击身体。当意识在冰冷和剧痛中渐渐模糊时，我听到了歌声！那歌声被涛声撕扯，断断续续。是排长高文清的声音，不是好几个战友齐唱的声音：“咱当兵的人，有啥不一样……”

“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……”歌声越来越清晰，仿佛黑暗中的灯塔。我奋力挣扎着，循声望去，不远处一块较大的漂浮物上，聚集着一群身影，都是被冲散的战友。高排长喊着一个个名字：叶华林、杨德文、武君、杜燧……每一次点名，每一声答“到”，都像一把重锤敲击在每个人的心头。我用力向他们漂去，喉咙发不出声音，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呐喊：“到！到！到！”那歌声与点名的呼喊声，是黑夜洪流中不灭的光，是绝境中凝聚力量的号角，是在向洪魔宣告：当兵的人，还在战斗！

天快亮时，一艘冲锋舟冲破重重浊浪，发现了在洪水中漂浮近一夜的我们。几只异常有力的手，将我们一一拖上冲锋舟。环顾四周，在黑夜中答“到”的叶华林、杨德文，没有上来……

喘息未定，新的呼救声撕破了短暂的死寂。远处残存的屋顶上，树梢顶端，晃动着手臂，传来呼喊声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我和其他几位尚能动弹的战友，奋力爬上另一艘前来增援的冲锋舟。“那边屋顶上有人！”冲锋舟靠近一处摇摇欲坠的房梁，我们合力将屋顶上的白发老人救下。“树尖，快！”紧接着，在露出水面的树尖上，我们救下一位紧抱着婴儿的年轻母亲。

重新踏上坚实的土地，满目疮痍。我瘫坐在冰冷的泥水里，目光急切搜寻着熟悉的面孔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一夜，在簪洲湾征服洪魔的战斗中，高建成等19位战友英勇牺牲。

高建成是原空军某高炮团指导员。那一夜，我们并未同车，我在后来的报道中熟知他的名字和事迹。上阵前，他已连续几天发高烧。面对洪魔，他和连长果断组织拆篷布、发器材，镇定指挥连队官兵在洪水中自救、互救。他把救生衣让给战士，自己却在洪流中沉没。

杨德文、叶华林，这两位点名时坚

定答“到”的年轻战友，是原广州军区某舟桥旅五营入伍不到一年的新兵。当时连队要成立突击队，他俩抢着报名。连队说还轮不到新兵，杨德文说：“老兵新兵都是兵，新兵更要多锻炼。”向连队递交的请战书里，杨德文写了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是人民子弟兵，在人民需要的时候，就应该挺身而出。”后来连队考虑到他俩水性好，特批了他们的申请。就是这两位新兵，洪水中拼死把一名妇女和一个孩子送上树，他们自己却被卷入洪流。

这19位战友的名字在我混乱的脑海中重叠、汇聚，铸起那年8月悲壮、崇高的群像——那是用生命诠释的“万众一心、众志成城，不怕困难、顽强拼搏，坚韧不拔、敢于胜利”的伟大抗洪精神。

这些在恶浪中并肩作战又倏然消逝

的身影，深深镌刻在我生命的岩层上。他们的事迹，如同永不熄灭的灯火，在每一次抉择的十字路口，在每一个困顿疲惫的深夜，为我清晰地照亮前路，无声地拷问我的灵魂：你，为何而战？你，为谁守护？

今年“八一”前夕，我特意驱车重返簪洲湾。堤坝巍然耸立，脚下青草蔓延成一片温柔的绿毯，一直铺展到江岸远方。江心货轮的汽笛声悠长浑厚，久久回荡。我缓缓走上大堤，脚步沉重。手指拂过那块刻着“九八抗洪”4个遒劲大字的石碑，冰凉、粗砺的触感让我的心底泛起波澜。19个重逾千钧的姓名，早已深嵌在巍巍堤坝的基座间，融入那奔流不息的江水中。他们的精神，沉淀在时间的河床，熠熠闪光。

## 国防纪事

再回簪洲湾，已是整整27年后。

车轮碾过崭新的柏油路，堤岸如一道沉默的巨龙，在阳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。它筑得又高又结实，全然不是记忆中那脆弱、颤抖的模样。堤上三三两两的行人，神情悠闲，步履从容。江边芦苇丛生，随风摇曳，沙沙作响。江水悠悠缓缓，闪着粼粼波光。堤坝石碑上深深印刻的“九八抗洪”4个大字，像一把无形的钥匙，旋开记忆的闸门。

1998年8月1日，一个注定被记住的日子。在滔天浊浪的反复啃噬下，湖北省嘉鱼县簪洲湾堤坝发出绝望的呻吟。那晚，我所在的舟桥部队奉命紧急驰援，同行的还有空军某部。军车在泥泞不堪的路上持续颠簸，争分夺秒赶往簪洲湾镇中堡村。平日温驯的长江，此刻浊浪排空，裹挟着断裂的树木、散架的家具、惊恐挣扎的牲畜和屋顶的瓦砾碎片，疯狂地撞击、撕咬着堤岸。洪水的咆哮声，几乎淹没我们车内急促的呼喊和指令。

车队紧急前行途中，我们突然听到惊天动地的巨响，堤坝决口！水墙排山倒海般压来。我顿觉被混浊不堪的洪水席卷而去，一股浓烈呛人的土腥味直冲脑门，窒息感瞬间扼住了咽喉。视线所及尽是翻滚的树木、杂物，以及战友们在漩涡中沉浮挣扎的模糊身影。死亡的冰冷感，瞬间浸透骨髓。

洪水肆虐，耳边混杂着几声嘶吼：“救生衣！穿上！”“抓住！抓住东西！”我看到身边的干部骨干，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的救生衣扯下，塞给年轻的战友。开进途中，原本这些救生衣都穿在突击队员身上，他们多是老兵，穿救生衣是准备下水堵口子的。但在遇到堤坝决口时，他们把救生衣让给了战友，又奋不顾身地救护他人。

我本能地挣扎着，在翻滚的浊浪中拼命探出头。突然，一只有力的大手猛地抓住我的胳膊，是通信科参谋、我的老指导员李斌！他头发紧贴额前，脸上满是泥浆，嘶哑的吼声穿透混浊的水幕，刺入我的耳膜：“抓牢……木头！”几乎是同

强国强军（剪纸）

张标作



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八周年  
朱庆宏篆刻



缅怀先烈



致敬英雄  
问田篆刻